



梦山书系

杨桂敏
◎ 著

阅读：

迈向

审美语用



审美语用，

重在涵养学生的

眼光和趣味，

难在引导学生

按照美的规律

学习语用，

贵在滋养学生的

言语人格。

审美语用，

唤醒更多「美」

的沉思……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梦山书系

杨桂敏◎著

阅读

迈向

审美语用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 迈向审美语用 / 杨桂敏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334-8090-5

I. ①阅… II. ①杨… III. ①阅读课—教学研究—小学
IV. ①G623.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9892 号

Yuedu: Maixiang Shenmei Yuyong

阅读: 迈向审美语用

杨桂敏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

(福州市鼓楼区白龙路 5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49 千字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8090-5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试遣愚衷

王崧舟

对“语用”，我们有太多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具备了一定的语言知识，并能注意使用语言的得体性，两方面都处理恰当了，才能完成一次成功的交际。”我以为，这是把“语用”理解窄化为一种技能，不仅窄化为技能，而且窄化为一种“应世”技能，即只是为了应付外在于人的生活的技能。那么，“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心灵独白（“应性”），难道就不是语用了？

有论者认为：“语言使用者通过隐含意义与明示意义或者直接性语言与间接性语言之间的切换，最终达到交际目的。”我以为，这是把“语用”理解浅化为一种策略。推而广之，类似于王熙凤这样“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都说他不过，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难道是我们想要的语用吗？

有论者强调：“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只有在语境中才能确保语言使用的有效性，语境最终决定语言使用的效果。”强调“语境”自然不错，但这种理解是把“语用”固化为一种输出。按此逻辑，则黛玉教香菱作诗——“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岂不是瞎忙乎了？

有论者主张：“学习语用，就是要让自己的语言表达做到：用词准确，语意明白，语句简洁，结构妥帖，文理贯通，合乎规范。”这些标准都很好，可惜达成这些标准的意义却没有明确。意义丧失，则“语用”被异化为一种工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谁在遣？为何遣？遣什么？这些是不是语用呢？撇开这些学“如何遣”，又能学到什么呢？看不见“情种”（“遣”之主体），看不见“风月

情浓”（“遣”之动机），看不见“愚衷”（“遣”之意图），语用何用？

被误解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理直气壮的“高效课堂”，苦口婆心的“独当之任”，将本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语用教学”推向了一个更为偏执和危险的境地：越来越多的语文课“咬定‘表达’不放松”，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学充斥着线索、结构、伏笔、照应、烘托、反衬、隐喻、突转、设置悬念、制造矛盾、一波三折、详略得当、塑造形象、刻画细节、借景抒情、借物喻人……

教的人自以为这很“语用”，那很“本体”，殊不知，这样的语文自毁“诗意”，自绝“乐趣”，到头来还是逃不脱“误尽天下苍生”的宿命。

风起于青蘋之末。总有些痴爱语文的人，以他们对语文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极艰苦的挣扎，对那样的语用教学生出一种近乎天然的免疫来。他们不唯上、不媚俗，他们知道语文课的特点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们更晓得“这门课有大用，但不急用，讲究的是积累与熏陶，这才能在学习中获得乐趣”（陈平原语）。于是，在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高效语用教学”流行风中，他们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却又傻傻地抱着自己钟爱的语文莫失莫忘、不离不弃。

桂敏就是这样一位语文人。

今年的阳春时节，桂敏来我工作室挂职，宛宛孌孌的她执教了拜师课《香菱学诗》。后来，在青岛我的工作坊研修中，在杭州滨江我的新工作室落成典礼上，桂敏又先后两次执教《香菱学诗》。第一次听，我流泪了；第二次听，我还是流泪了；第三次，我以为不会了，可听着听着还是忍不住流泪了。

课堂上，洞箫版的《叹香菱》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大屏幕上呈现出这样的文字来：

原名甄英莲（真应怜），三岁被拐；

十三四岁，被人贩子卖给薛蟠作侍妾；

薛蟠外出，随宝钗进大观园；

香菱学诗；

薛蟠娶夏金桂，香菱常挨打；

险些被赶出薛家，并得干血之症；

夏金桂设计毒害香菱；

香菱难产而死。

学生置身在这样的语境和心境中，揣摩雪芹为什么要在香菱这么悲惨的命运中安排“学诗”这一章节。

难为桂敏了，选择这样一个视角引导学生解读香菱学诗背后这一浓郁的生命美学意味。那些干净而敏锐的童心，开始触及命运的缺憾与悖论、人生的感叹与追问、美的绽放与凋零、还有精神的返乡与背离……

那一刻，我被深深卷入。

一部“红楼”是一首大诗，一堂“香菱学诗”则成了一首精致蕴藉的小诗。我在桂敏身上，看到了她饱满的诗心。

有这样一颗饱满的诗心，才有《阅读：迈向审美语用》这样的造化。

陈平原先生主张：“语文教学应该轻装上阵：以审美为中心，不戏说，不媚俗，也不自戴高帽。”他认为语文教学应以培养学生“发现的眼光”为主要目标，“努力去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我想，假如陈平原先生能读到桂敏的这部书稿，当生“悠然心会”之感。

审美语用，要涵养学生的一种眼光和趣味。这种眼光，就是美的发现，以及发现中的追慕。桂敏认为，审美语用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语用教学应该致力于引导学生发现语用的立意之美、构思之美、修辞之美、节奏之美、风格之美。她甚至特别主张，审美语用真正要学习的不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而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艺术”，无疑，这是将“语用”视为美的现象、美的存在，这是从审美的高度重新发现和理解“语用”。这样的高度和视角，超越了语用的实用价值、功利价值，避免了“工具性”的那种坚硬的冰冷、死气沉沉的高效，却又规避了“人文性”在诉求上的柔软、在操作上的朦胧。因为，审美语用的取向清清楚楚地聚焦在确凿无疑的审美能力上。

正如桂敏自己在反思《梅花魂》一课的教学时所阐述的：与其说这篇课文写的是“梅花魂”，不如说课文在写有着梅花品质的千千万万“民族魂”，以及像外祖父一样的“华侨魂”。课堂上，我们在赏“梅”，我们也识“人”，我们更是在读“心”。所谓“一言一行总关情”，此时此刻，当回忆起外祖父的种种言行，一切都已经释然。课至此，文章从“物格”到“人格”，再到

“人心”，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既饱满又深刻的立意。此时，早已经分不清出现在眼前的，到底是这朵朵冷艳、缕缕幽芳的梅花，还是这一个个中国人，抑或是有着梅花情结的外祖父了。

从梅到人，从人到心，终至于三者的相契相融、物我合一，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文字运用所能解释的了，这是超越了实用解读、科学解读的审美解读。对语用教学作出基于生命意蕴的审美建构，我以为，这是对语文课程本体论的一种超越性思考。

审美语用，难在引导学生按照美的规律学习语用。这个重大难题，正在桂敏的教学实践和课程反思中被逐一攻克。桂敏指出，按美的规律学习语用，就必须把握以下六条基本路径：因为美是完形的，所以语用教学必须基于整体语境；因为美是心灵的，所以语用教学必须指向终极语旨；因为美是形象的，所以语用教学必须还原具体语象；因为美是情感的，所以语用教学必须体验真挚语情；因为美是节奏的，所以语用教学必须把握前后语脉；因为美是和谐的，所以语用教学必须品鉴精致语韵。

这些审美语用的教学路径，在《香菱学诗》一课中得到了集中而典型的体现，尤其是在语脉把握这一小说教学的难点上，桂敏更是作出了极富创意、颇有成效的探索。她在教后记中这样分析：紧扣小说的核心价值，紧紧抓住“人物”品读这条主线，就成了教学的主要架构——“人”脉。

在我看来，“人”之脉就是“文”之脉，而“文”之脉又成了“课”之脉。我们看桂敏的教学，从“品鉴香菱一个人”开始，迤邐而来，款款行进，沉入“聚焦黛玉、宝钗一群人”之中，或跳读，或理读，或猜读，最后跃向“扫描香菱式的一类人”上，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三个层次人物形象的统整。课终，悲凉之雾，遍被教室，呼吸领会之的，不仅有教师，更有戚戚焉的学生。

从“一个人”延伸到“一群人”，这是课脉在量上的拓展；从“一个人”上升到“一类人”，这是课脉在质上的再生。但正如宗白华先生所强调的：“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无论是把握前后语脉，还是品鉴精

致语韵，都离不开生命的表现，都是语用形式和语用内容的统一。为生命而用，用而为生命，这是审美语用的灵魂所在。

审美语用，贵在涵养学生的言语人格、表现各自的诗意人生。岳友熙这样描述诗意人生：

对他们来说，弹琴放歌、登高赋诗、写字画画，与吃饭喝茶、聚会谈天、游山玩水……一样，不过是生活中的寻常事。“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让天地自然鸣佩；草际烟光，水心云景，闲中观去，见宇宙最上文章。”（《菜根谭》）世间一切皆诗。在这种人生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的文化心态，是一种无论得失都乐观豁达的心境，“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菜根谭》）。他们把生活诗意化，将生活视为美酒、咖啡、交响乐，其生活如歌，如画，如梦，如诗；人生整个就是诗，诗就是我，我就是诗……

要成就这样的诗意人生，就需要语文教师自觉地从语用的高度、深度、温度、精度等角度不断点化语用形式背后的生命现象，诸如：高贵的精神、超拔的思想、丰赡的情感、严谨的思维、新颖的想象等。语用乃人的语用，作为谓语的“语用”一旦割裂了作为主语的“人”，便成了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目前风行一时、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高效语用”“本体语用”“功能语用”“文体语用”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放逐生命、阉割心灵，换来的只能是鹦鹉学舌般的伶牙俐齿，而丧失的却是“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高贵精神和诗意人生。

潘新和先生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言语人生使我们从动物中分离了出来，成为有言语智慧的人，诗意人生则使我们从物欲和现实功利中抽身而出，成为精神富有的人。一个充满诗意的人，不论人生有多少苦难，面对的是物质还是精神，是自在还是自为，他都能对其作诗意的观照，都能将对象点化成诗，使人生洋溢着温馨、空灵、深邃的诗意。

让语用表现审美人生乃至诗意人生，实在是语用教学的化境所在。

对此，桂敏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确证：

一次次，我将身心彻底沉入语文，我试图去还原藏在语文深处的那个

“本我”，试图探寻更深处的那个“自我”，最终成就那个“超我”。

本我，自我，超我，终将净化为“无我”。如黛玉所言，“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以其无我，则天地人生为一大我。

语用终非究竟，心灵才是止境。

是为序。

2017 年小雪于泊静斋

目 录

序

试遣愚衷/王崧舟	1
----------------	---

上编：发现语用之美

第一章 语用的立意之美	3
第二章 语用的构思之美	18
第三章 语用的修辞之美	32
第四章 语用的节奏之美	42
第五章 语用的风格之美	55

中编：按美的规律学习语用

第一章 基于整体语境	73
第二章 指向终极语旨	93
第三章 还原具体语象	113
第四章 体验真挚语情	135
第五章 把握前后语脉	152

第六章 品鉴精致语韵	166
------------------	-----

下编：让语用表现审美人生

第一章 精神张扬和语用高度	183
---------------------	-----

第二章 思想超拔和语用深度	196
---------------------	-----

第三章 情感丰赡和语用温度	209
---------------------	-----

第四章 思维严谨和语用精确	222
---------------------	-----

第五章 想象新颖和语用敏感	235
---------------------	-----

后记	246
----------	-----

上编：发现语用之美



语文课应该学什么？关于语文课学习内容的界定，是诸多一线语文教师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历来学术界有着诸多争议的话题，当然，更是语文课堂一直不可避免的问题。从最初的“重知识”取向，到之后的“重人文情感”取向，直至“重语言”“重能力”等种种取向，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关于教学内容的探索，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探索时期。那么，对学生来说，语文课到底应该学什么，学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在近年的探索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前不久提出的“语文核心素养”中，还是2011年修订的新课程标准“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这一定论中，“语用”一词均得到了充分凸显。由此，笔者提出了“审美语用”这一主张。

审美语用是一种教学取向。审美语用主张语文课应当学的是“语言文字运用的艺术”，学的是“如何让语言文字的表达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学的是“如何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往细处说，即在语用过程中，领会文章立意的深远、构思的精妙、修辞的妥帖、节奏的韵味、风格的独特等，最终又为语用服务，回归语用。这和“诗意语文”的开拓者——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老师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此，有必要先厘清“审美”和“语用”两者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吴忠豪教授在《语文课须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组织教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语文课要区分“本体性教学内容”和“非本体性教学内容”。所谓语文“本体性教学内容”就是反映这门学科本质特征的、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语文知识、语文策略（方法）和语文技能；“非本体性教学内容”则包括情感、态度、审美、价值观教育、多元文化的学习、思维能力包括创新精神的培养等，并指出语文课要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这是对“语文课教什么”这一问题的又一重大突破。无独有偶，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张悦群老师在《从语文本体看审美与语用的教学关系》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定论，他认为“语文课程的研究本体终究不是审美，而是语用”，审美应当为语用服务，其方式应当是“渗透”，而非灌输。重视本体论的研究，当为语文学科研究之不二法门。再看2011年新课标在“教学建议”下有这样的论述：“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科学的思维方式、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与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方法、提高语文能力的过程融为一体的，不应该当作外在的附加任务”，“应该根据语文的学科特点，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渗透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这些论述皆提倡语文课要以“语用”为重，但是措辞中也并非完全排斥“审美”。譬如吴忠豪教授的“围绕……组织教学”，张悦群老师的“审美为语用服务”，课标中的“渗透”，这些无一不在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语用”和“审美”并非两张皮，不是各自为政或生生剥离。在“语用”前面加上“审美”这一修饰词，意味着明确两者间孰轻孰重，即“语用”为主，“审美”为次；“语用”为重，“审美”为辅。与此同时，这两者又是相互兼容的、无痕对接的。在“语用”中“审美”，“审美”最终为“语用”服务，在“美一言一美”之间走一个来回，这是笔者认定的“审美语用”的核心要义。

第一章 语用的立意之美

绘画讲究先立意。唐代著名诗人、山水画家王维在《山水论》中曾言：“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唐代画家张彦远也说：“意在笔先，画尽意在。”作画如此，写文亦是如此。千古文章意为高，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立意占有极重的分量。一件作品能不能成为传世佳作，往往就取决于立意。所谓“立意”，一般指一篇作品所确立的文意。无论是反映生活现象，说明纷繁的事物，还是议论种种问题，作者总想告诉人们什么，总有个目的意图，目的意图明确了，文章就有了“主心骨”，就能站立起来。“立意”，和我们熟悉的“主题”较为相近，但又有区别。首先，从产生的时间上看，文章的“立意”产生在写作之前，即立意先行，有了立意，文章才可落笔。“意”关系文章的全局，材料的选择、篇章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等，都受“意”的统率，“意”在文章中是发号施令的“将军”。而“主题”，则一般在文章成型之后，由文章所反映和提炼出来。从各自涵盖的内容上看，“立意”涵盖了文章的思想内容、作者的构思、写作意图、写作动机等多种要素；而“主题”，没有立意的全部特征，一般就包括文章的中心思想、中心论点、观点等。因此，“立意”大于“主题”。

一、深刻之美

“意深文自远”，文章的立意讲究深刻。常言道：事物有表里，从现象出发，向纵深发展，不断剥笋，方能找到更深一层的本质。对于作者而言，要写出立意深刻的文章，就要有一颗异于常人的、极其敏感的心，在看待事物、看待问题的时候，能够透过现象去挖掘内在的本质，去思考对人生、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但大多数普通读者，更多的只是关注作品的情节、人

物，往往会忽略作品背后的深刻立意。然而，教师不是普通的读者，是一名“教者”，必须深入挖掘文章的立意，先学生一步、深学生一步，如此，方可真正与作者形成共鸣，方可引领学生领会并阐释文章的立意之美。

1. 见微知著

于细微之处见真章。我们发现，越是那些无与伦比的风光风情，越是那些震撼人心的父母之爱，越是那些让人深有启发的哲理启示等深刻的立意，往往越是从细微之处显现。有的时候，仅仅是文章中的一件微小的事，又或只是一个微小的物件，还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从中得出一个大道理、一个大启示、一番深情感。

(1) 于细节中见深情。譬如，我们所熟知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谈到这篇课文，众人脑海中浮现的便是父亲那“在月台上爬上爬下，好不容易爬上去的背影”，一个细节，成就了一片深情，一份大爱。这不是浅浅的父爱，不是淡淡的父爱，不是可有可无的父爱，这是让人潸然泪下的父爱，是叫人无声啜泣的父爱，是使人辗转反侧的父爱！无独有偶，《青山处处埋忠骨》中，仅一个“被泪水打湿的枕巾”的细节，就足以震撼人心，足以诠释出这个高高在上的伟人那不为人知的一面。作为父亲，他有着常人一样的悲痛；作为主席，他必须要忍常人不能忍之痛，这又是何等博大的胸襟！一个细节，使人潸然泪下！一个细节，让人痛心疾首！一个细节，叫人欲哭无泪！一个细节，便使得毛泽东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

(2) 于琐事中识高品。很多塑造伟人形象、歌颂伟人品质的文章，往往不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去渲染，而恰恰通过一件件极其琐碎的小事来刻画。譬如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八组“走近毛泽东”中的第四篇课文《毛主席在花山》，全文围绕毛泽东写了诸如“送茶水”“推碾子”“递烟”等微不足道的琐事。事情虽微小，从中反映出来的却是主席那“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心连心”“与民同乐”等高贵品质。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因为主席有着这些高贵品质，才使得他能够深得民心，守得住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片江山。如此深邃的立意，便是由这些极其平常的小事中得以窥见的。

(3) 于寻常中得真理。有很多哲理性的文章，往往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譬如《和时间赛跑》，通过“三年级把哥哥五年级的作业拿来”“和太

阳比赛谁先回到家”“十天做完一个暑假的作业”等极其寻常的事例，得出“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你的昨天过去，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不能回到昨天”这一个深刻的道理。

(4) 于常物中得深思。普通的物件中也藏着对生活深深的思考。平平常常的“珍珠鸟”引出了这样深邃的哲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毫不起眼的“手指”，又传达出这样的深意：手指的全体，同人群的全体一样，五根手指如果能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拳头，那就根根有用，根根有力量，不再有什么强弱、美丑之分了；微不足道的“落花生”，又在告诉我们：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这种种，无一不是“见微知著”之体现。

2. 高度相融

小学语文教材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作品：看似写的是物，但最终又不是在写物。有的时候，是借物去赞美人，即所谓的“借物喻人”，如《落花生》；有的时候，是借物去表达自己的志向，即“托物言志”，如《白杨》；还有一些，是借着物去抒发内心的情感，谓之“借物抒情”，如《梅花魂》。这一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物人两相融”。事实上，不仅是“物”与“人”之间的高度相融。读《看戏》，你能分清你自己读到的是“戏中人”还是“戏外人”？这便是“人戏合一”。读《山中访友》，你能分清哪个是山中的景物，哪个是你自己？这也是“人景合一”。譬如《梅花魂》，此文是归侨女作家陈慧瑛的作品，作者通过回忆外祖父生前的五件小事，讲述了外祖父“思乡落泪”和“托梅寄情”的故事。“梅花魂”在文中有这样三层涵义：一是梅花的品格，即文中梅花的秉性，文中很多句子所写的都是梅花的品格；二是民族魂，即民族气节，我们中华民族也有着这种梅花品格，所以，梅花的“魂”，就是民族的“魂”；三是外祖父身上所体现的对于祖国的眷恋，是梅花品格与他的爱国情怀的融合。文章的立意经此一切分，便可见其是由“梅”“人”“心”这样三个大板块组成，由此达到一份“梅人交融”的深刻境界。

第一境：梅。

课题是“梅花魂”，显而易见，梅花为本文最大的一条线索。文中所列举

的五件事情中，就有三件关于梅花。文中也有很多描写梅花的句子，这些句子，或隐或明地揭示了梅花的精神。譬如以下文段：

这梅花，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花。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她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这段话，非常直截明了地告诉我们梅花有着怎样的精神品质，此为梅花魂的第一层立意。如以下教学片段。

师：课题是“梅花魂”，题目往往是文章的眼睛，那么，课文哪些段落是和梅花有关的呢？找出来，并做上记号。

（生找句段，做记号）

师：请一位同学来汇报。

生：第1、3、11、12、14、15段，都和梅花或多或少有关系。

师：从这些写梅花的文字中，你又读懂了些什么呢？

生：我读懂了这几段话其实是分成两部分内容的。前面一部分写的是梅花，后面一部分写的是中国人。

师：这位同学，你能够首先从整体上感知这段话，你这样的阅读习惯非常好。我们读文章，很多时候，首先要有一个这样的整体感知。（板书：梅人）还有补充吗？

生：我读懂了梅花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师板书：顽强不屈）

生：我读懂了外祖父很喜欢梅花。

生：我读懂了梅花迎着风雪开放，梅花不畏严寒。

生：我读懂了我们中国人也像这梅花一样，是坚强不屈的。

师：好，同学们，你们很了不起。仅仅从这些句子中就读懂了这么多。那么，在这些段落中，哪一个段落是直接回答课题中的“梅花魂”的呢？

生（齐答）：第13段。

师：再来仔细读读第13段，想一想，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默读，并做批注）

生：我读懂了梅花有着不畏严寒的精神。（师请学生板书：不畏严寒）

生：还有坚强不屈。